

秋安，人鄰們



如是我見
李丹崖

深秋的原野，清晨是帶着裊裊薄霧的，霧氣籠在樹梢上，輕紗一樣。秋草在古道上發出綿軟而馥郁的草香，露珠凝結，在晨曦中折射出晶瑩的光。

秋日裏的蟲子們懶得很，太陽已經升出來老高，牠們才出來活動；窸窣窣地在草叢下發出一陣響動，秋燥，蟲子們也渴得很，牠們飲一口清露，似乎立馬機靈了許多，在草叢上疾馳起來，秋日的草叢，這寥廓的運動場。

母親挎着籃子，走在秋天的阡陌上，她手持鐮刀，要到田間去收一些紅薯葉回來。這時候的紅薯葉，最好的掐其頭，頭嫩着呢，尤其是帶着露珠的，或掐或割回來，用井水洗淨了，把紅薯葉和紅薯梗分開，開鍋焯水，用來爆炒，放大把的蒜頭進去，滋味鮮美，有飽經風霜的味道。

蓬頭的我，則在田畝間揮動着鍬子忙碌，一鍬子下去，就掘出來一個白白胖胖的傢伙，那是螻蛄，秋日的螻蛄吃得堪稱肥碩，膘肥體圓地在土層中騰挪，被我掘出來了，明顯有些不開心，肆意躲閃奔走，被我用樹枝夾起來，放進瓶子裏，待會餵雞。母親常說，雄雞吃了螻蛄，打鳴更清脆，母雞吃了螻蛄，下蛋更碩大。

蚰蚴們會在草叢中活動，秋日的蚰蚴，似乎更能契合古詩文中的「促織」寓意，早晨也叫做歡，這些蚰蚴身體由咖啡色變成了灰褐色，歲月的油彩粉刷了牠們的成熟體態，也讓牠們的叫聲更加洪亮幽遠。秋日清晨的鄉野，人跡罕至，蚰蚴們扯開嗓子叫着，一場田野的音樂會在開啟。有時候，頑皮的我們會把善鬥的蚰蚴們逮回來，放進竹筒或小碗內，用毛毛草撩撥牠們打架，是為「鬥蚰蚴」。小小的竹筒，不大的碗口，成了這個秋日裏最小的鬥獸場。

和蚰蚴相近的，是廚房裏的灶馬。灶馬比蚰蚴們體態渾圓一些，身體透亮，腰身弓着，看起來也比蚰蚴

要矯健。灶馬，名字取得有意思，灶台上奔跑的馬匹，當然牠們是在夜間行動多一些，撿拾一些灶台上的剩飯剩菜，一方灶台，聊有餘香，灶台下的柴火奄奄，尚有餘溫，這裏就成了灶馬們生活的樂園。

秋後的螻蛄，已經老黃了皮。少年時，每每在秋後到田間打草，遇見了螻蛄，望見牠們肚皮金黃，多會捉來，就地生了火，把螻蛄燒着吃，被燒烤的螻蛄滋滋冒油，香着呢，舊時鄉間少年，大都像我一樣，野野地生長，對於田間的螻蛄和螞蚱，斑衣蠅蟬等物，都是可以燒而食之的，無所畏懼。後來，得知黃了肚皮的螻蛄是即將產卵，就有了畏懼。

螻蛄產卵多會跑到一些桑樹的枯枝上，牠在樹枝上把卵圍繞着纏上去，乍一看與樹枝的顏色相近，牠的卵房像一艘小船一樣，後來，我在父親的中藥櫥裏望見了「桑蠶蛸」這樣的名字，才知道原來就是螻蛄的卵。

絲瓜架已經不再像夏日裏那樣旺盛了。有一些塌秧，絲瓜花金黃一片，卻開得好，這個時候，田間豆秧收割殆盡，蠶蠅們眼看着無所依附，我們多半會把牠們捉來，放在絲瓜架上，這個時候的絲瓜多半有花而不結果了，絲瓜花可以維持蠶蠅們好多天的食糧。秋夜，月光下，蠶蠅們一邊吃着絲瓜花，一邊「過過過過」地叫着，大把的年華就這樣被飛速拋棄了，流年吶！

月光下，依然會有一些叫螞蚱，「冰冰冰冰」地叫着，叫螞蚱和普通的螞蚱不同，牠要小，身體瘦長，叫起來很有特點，「冰冰冰冰——」聲音拖得很長，讓人想起了古文中所說的句子：「夏蟲不可以語冰」，叫螞蚱的叫聲，多少有些警醒諸蟲的意思。

秋夜，鄉野空前被靜置，也顯得宏大幽遠，那些鄉裏出來活動的小蟲子們，也開始出巢活動，牠們與人類的活動軌跡多次融合和交疊，牠們是與眾不同的「人鄰」。

此刻，讓我們問一聲，秋安，人鄰們。



紅脣繡眼躍枝頭



市井萬象

秋日，國家二級保護動物紅脣繡眼鳥在濟南森林公園飛舞穿行，採食漿果，令人賞心悅目。

新華社

舌尖上的國慶



君子玉言
小杳

飛哥川傑對於家輝小梁曾在我的專欄鄭重提到（高度評價），羨慕不已，還在公司團建會上朗讀了有關章節。家輝也一直唸叨要找到這期報紙，裝裱起來。在《大公報》這份擁有一百二十多年歷史（比他們爺爺還老）的最悠久中文報紙上露個名字，對於這些年輕人是件奇妙事，令他們十分開心。

在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，這些年輕人互相支持，一起創業打拚。看他們熱情陽光呼嘯奔跑的樣子，我相信，於我們國家、於他們個人，未來前景應該很美好。我也常常出於對他們的欣賞和他們對我的尊重，「喜為人師」，「我走過的彎路、撞過的牆、踩過的坑一定要給你們指出來」。也樂意引薦我的好師長好朋友給他們認識，幫他們開拓思路。

人要交些「無用」之友，互相沒啥物質需求，但能說說心裏話，能給予情緒價值，提供思想營養，有難處時能出主意。朋友處得長久，也必然清淡如水，友情在精神層面了。坐在樓上平台，喝茶聞香，望望遠山，聊聊有趣的事、對問題的看法、對世界的認識，輕鬆愉快，互相啟發。那些隨時電話可訴、隨時敲門可找、聊多晚待多久都不煩，讓你開心、讓你平靜、讓你長見識、讓你豁然開朗的人，朋友圈裏一定要有幾位，珍藏好。

仲秋後寒露前，或許能位列一年當中好天氣的最大公認度，大江南北都比較舒服。不那麼熱、那麼潮悶黏稠了，也尚不至於很冷。四面的風，都是爽利的。在珠江邊看一場落日晚霞、到濕地觀白鷺、吃地道的廣式美食、踩單車逛古鎮、包餃子就客家自釀米酒……簡簡單單，夫復何求？其後至鄭先生五覺齊（眼耳鼻舌唇），忽想，五覺所意，樣樣俱美。

橫琴的晚霞。橫琴的海水，不似香港那樣清澈，海濱的參照物也沒那麼多，一段橋一枚山，遠遠一片平淡的樓群，不過有一組油氣管道，這樣的落日晚霞便有了工業味道。落日降至地平線最後百分之五距離時，陡然

紅顏燦燦，霞光變幻，落日隱去，彩霞仍持續好一陣。晚霞中一切都好看起來，海上的管道、海邊的單車太陽椅，釣魚人的背影、情侶的剪影……見過了七年多香港的大海，至今還是喜歡海；見過了一場場維港的落日晚霞，至今仍未厭倦。

鬥門的禾蟲。次日去濕地看白鷺，蘆葦叢中，可聞鷺鳥叫，少見鷺鳥影，可能來時已半晌午，鳥避熱氣躲躲起來了。但林蔭甚好，花開得甚好，更難得的是人少。看景，從容方好。

在鬥門一家三十年鄉村老店吃午餐。小梁問有沒有禾蟲，店家拿出一盆，說今早剛買的，「你們運氣好，今天正好農曆九月初一」。我瞟了一眼，果然是蟲子！不敢再看。小梁勸說禾蟲高蛋白、產量少、味道香。我上網查了，禾蟲生存在鹹淡水交界的地方，每逢農曆初一、十五，天文大潮沿江上溯，蟲子就會出現，並且在水稻剛好開花的時候破土而出，因而得名。禾蟲對環境生態要求很高，一有污染則無法存活，被譽為「水中珍品」，二〇二一年入選全國名特優新農產品名錄。

做好心理建設，鼓起勇氣下筷。禾蟲炒韭菜，雖然禾蟲長得怪，味道卻沒有一點異味，像瘦肉。剩下一點打包，晚上加小米辣重新爆炒，更好

吃。神灣的菠蘿。飯後小梁一腳油門把我們帶到神灣鎮，讓我們品嘗國家地理標誌產品「神灣菠蘿」。

路邊就有專賣菠蘿的店舖，店家邊削邊賣，人們慕名而來。只咬一口，立刻汁水滿頰，果肉全部化成「甘甜小溪」，流過咽喉，還得小心滴在衣服上。一連吃了三隻，感覺五臟六腑都被蜜汁浸潤，又甜又爽。

一九一五年，一名祖籍神灣的秘魯華僑攜帶菠蘿種苗回鄉，試種成功，神灣菠蘿產業從此開啟，如今每年被吃掉一百萬個……神灣菠蘿從種下到採摘，需要整整五百三十天。長了一年多，個頭卻不大，只在一斤左右。我們捧着還沒削的菠蘿比量，小小的一隻，不及手心大。而這小巧的樣子，恰恰是神灣菠蘿的特點。吸飽了陽光的神灣菠蘿，把自然界的精髓轉化成蜜汁，糖度高達十九度以上（普通菠蘿十至十一度），並且不需泡鹽水也不麻嘴。若不是剛吃飽飯，真想坐在這兒把神灣菠蘿吃到天荒地老。

又被年輕人帶去漁村吃土菜，跟他們的老同事敘舊。這群年輕人，又拼搏又認真又重情義，也蠻有趣。

至於鄭先生自製的九蒸九曬黃精煲豬腳，那是另一個有趣的故事了。



▲神灣菠蘿。

作者供圖

崑劇工作坊



自由談
明德

近日到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，參加國光劇團舉辦的崑劇工作坊，崑劇演員溫宇航以「演員的表演探索／崑曲、夢」為題，主講夢的舞台演繹，並親身跟女拍檔劉珈后示範崑曲《牡丹亭》一選段，演繹杜麗娘夢中初遇柳夢梅。

這個崑曲故事，源自一個夢，夢是虛，夢是幻，想像空間寬廣。

睡夢中以杜麗娘本身的視覺角度貫穿劇情：柳夢梅帥美，是想像，是幻想，是渴慕；杜麗娘貌美，是主觀自覺，也是主觀意志折射成意中人的視覺；杜麗娘與柳夢梅相遇時的情美意態，是懷春少女初邂逅意中人的害羞矜持，也是杜麗娘的主觀期盼折射成意中人的主動求愛。

兩位老師即席示範，以道具柳枝為媒介，一步一步地把男女主角拉

近。夢中兩名主人公邂逅時，二八芳華杜麗娘懷春害羞矜持而走圓場偷視躲避，柳夢梅以柳枝輕觸對方衣袖時，雙方有觸電之感，可謂第一次接觸但仍有距離；杜麗娘欲拒還迎再走圓場躲避時，卻揮水袖給柳夢梅執着手指，兩人更接近了；杜麗娘再走圓場躲避卻終背靠依傍着柳夢梅，並表現出萬分陶醉之意，又一次兩人身體貼近。

溫宇航指出，在戲曲舞台上，要演活一段情，演員要以崑劇程式化手段演繹處理，以「一而再、再而三」的漸進層次呈現給觀眾，強調給觀眾，增加劇力感染。

他回應觀眾提問：「崑劇程式化藝術經過老祖師不斷演繹琢磨，一代一代口傳身授傳承再改良。」

最後，參加者跟兩位老師學習做蘭花指和水袖拋出收回，興味盎然。這次崑劇工作坊讓筆者獲益良多，了解崑劇藝術程式化多層次的呈現。

夢中的牛塘橋

母親懷我時十九歲，是上海浦東一間紡織廠的女工，她說懷我時尤愛吃荸薺，生的熟的都愛。我祖母家在常州懷德橋附近，母親在常州某醫院生下我後，便在祖母家坐月子，然後又回了上海。幾個月大時，姨母進城來把我接到了武進區牛塘鎮外婆家生活。

牛塘鎮地處常州市武進區西部，東接湖塘鎮，南瀕湖，西臨鄒區鎮，北依京杭大運河，京杭大運河的支流南運河穿經牛塘鎮，從鎮北流入，鎮南流出，將全鎮分為河東、河西兩部分。在我的記憶中，只知道南運河一頭連常州城碼頭，那是我熟悉的地方，另一頭是我從未去過的宜興碼頭。鎮上的石拱橋便是牛塘橋，這座橋堅固又美觀。

牛塘史上又稱遊塘，宋代是一個村莊，村旁河上原有座木橋，明成化年改建為石橋。清代建鎮，橋隨鎮名。明清時期牛塘幾經戰火，石橋數次被毀之後又重修。

牛塘橋飽經滄桑卻彌久如新。上橋下橋有很多梯級，橋的頂部則是石板鋪就的平坦之處，行人爬橋累了，可坐在橋兩邊石欄上，靠

着圍擋用途的石條休息喘氣，並看看橋下河水、水中行舟、兩岸房屋、遠處太湖……橋上所有石條石板石塊都被歲月打磨得光滑亮潔。

牛塘橋拱洞西側有鐵道，每有大船經過，數名船夫就會提前下船跑到鐵道，他們將粗繩掛於頸後，張開兩手扯住繩子，喊着唱歌般的號子，順鐵道轉着彎拉船緩緩穿過半圓形橋洞，每遇這場景，孩子們都喜歡趴在橋上看，頗為興奮。

牛塘碼頭在橋東側不遠處，人們在那裏買



▲牛塘古橋堅固美觀，見證數百年滄桑。

票、喝茶、等船，輪船靠岸或離岸會提前鳴笛。每日上午有一班船從常州過來，我家城裏的親着說好要來的日子，外婆姨母一聽到汽笛響，就開始燒灶煮桂圓紅棗荷包蛋了。親着們若不在我家過夜，下午便可乘坐從宜興過來的船返回常州。

牛塘的店舖大多集中在大橋西側。早上，小販們在大橋往鎮中心方向的一段路上擺地攤，魚蝦、螃蟹、田螺、水芹、茭白、嫩筍、青菜、豆腐、菱角、蓮藕，品種豐富，外婆和姨母有時會給我們買蓋在破棉絮下的熟藕及熟菱角，熟藕孔中釀滿糯米，可用筷子插着邊吃邊拉絲。

大橋至牛塘中心小學大門是主街，主街旁有供應開水的老虎灶以及供銷社、鞋舖、茶館等，主街兩側有多條小街，鎮政府、醫院、郵局、藥舖、飯店、肉舖、製衣舖、彈棉花舖、糖果舖、棺材舖等都在不同方向的小街上。

牛塘中心小學建於一九〇六年，大門牌樓宏偉，門內上方是一圈木建築小樓，為教師宿舍。內進走過幾間教室是戲台和操場，也是全

鎮人看戲看電影之場所，再往後走，又是幾間教室，接着是後門，而我家就在這後門外。

舊時牛塘，橋美，鎮也美，白牆黛瓦，樓上樓下，三年自然災害前，鎮上多數人生活富庶，過着喝茶聽說書、飯店端幾樣大菜喝些米酒的好日子。

我十歲前往北京後，每年寒假會回去陪外婆過春節，隨着外婆日漸老邁，香港姨母要我們把她接去北京，於是一九七八年底，我們接走了外婆，自此再無回過牛塘橋。直至今年三月，我與夫婿江南遊，才終於回到牛塘，只見故居已被鏟平，族人都已搬遷，牛塘鎮面貌大變，古風古韻被現代氣息替代。

古橋於一九八四年五月拆除，主因是每逢大雨漲水，大船便鑽不過橋洞。新橋水泥造，平坦無拱形，我那天站在新橋上前後左右看，汽車在身後來來往往，南運河仍是浩渺如煙。牛塘鎮政府在中心公園圍連園內仿建了一座古橋，我們趕時間，沒能去看看。

牛塘是我人生的第一故鄉，多少年來思鄉憶橋，魂牽夢縈。